

淵鑑類函

願從征伐三

增詩唐楊炯從軍行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雕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明陳汝言從軍詩曰蕭蕭戎馬鳴悠悠赴遐征洒涕別親戚前行有期程骨肉恩難斷負戈且吞聲關邊報明主寧願死與生 我非將門子生本良家兒少年事馳騁射獵南山睡邦家有急難詔書下丹墀跨馬出門去立身當及時 平沙浩漫漫行邁不遑歇父母生我時豈知從戰伐風吹隴頭樹月照原上骨成功勒燕然千載名不沒

簿籍一

增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夏教養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鄭元注曰讀書契謂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 李靖問對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為伍尉繚子有東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

簿籍二

增史記李廣傳曰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士多樂廣而苦不識

簿籍三

原簡稽 動眾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註士卒兵器簿書也稽計也簡也合也合計其士卒閱其兵器為之要籍也 禮足以動眾註動眾謂師役之事 持囊

立符 丙吉取後漢初禁防尚簡但見驛騎持赤白囊書取刺取探候之知虜入雲中代郡因白 符符號與符元從奉天定難功臣忽死罪中書 **增**比籍

判簿 唐書兵志曰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忽死罪中書

立簿注 上註見第一唐書蘇瓌傳曰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為四籍為二

籍 唐書兵志曰開元十三年始以漢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五萬為六番每衛萬人京兆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

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

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子子孫壯為團皆有首長不擇材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又

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關取京旁州府士為火五尺籍伍符軍書羽檄漢書馮唐曰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

符者軍行士伍伍相保符信詳將帥又息邊遽乃至吳語遽聞**增**以小冊記兵出片紙指名宋紀

曰曹瑋知秦州數言噴屬欲內寇請益兵翰林學士李迪奏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為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因取以進帝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典故紀聞曰明太祖諭諸將校曰朕昔下金華時館於廉訪司有給掃除數老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何在主將舉所佩囊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不

簿籍四

增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唐書兵志曰德宗時白志貞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一報

再報兵略纂聞曰弘治間馬端肅公本兵時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速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

簿籍五

增策唐劉蕡對策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

增議宋錢若水撰劉珙謚議曰公鎮江陵條上兵少財匱之狀除去詭名虛籍之弊大修部伍戰陣之法

軍刑一

增商書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子則孥戮汝罔有攸

赦周書牧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

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

其于爾躬有戮周禮曰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尉繚子武議篇曰凡誅者所以明武

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

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海錄碎事曰兵去卒逃歸斬之一日家

人不捕執及不言于吏盡與同罪兵略纂聞曰嘉靖間毛伯温掌兵部言兵不用命其弊在法令太寬請自

今有逗遛者都指揮以下巡撫得斬以狗總帥則具狀以請至今論邊事者以公為師

軍刑二

增唐書高崇文傳曰崇文統諸鎮討西川劉闢至興元士有折逆旅七箸者即斬以狗八編類纂曰代宗以

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

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 孔帖曰李洪正為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縱

不法洪正戮其尤無狀者終洪正治不敢譁 宋史岳飛傳曰飛行軍嚴肅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

以狗 八編類纂曰金忽斜虎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

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

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

使一日不在紀律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 兪州史料西平王世家曰張輔用兵持重

有遠略於賞罰必信貴將黃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即手刃之梟於轅門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又二史考

曰明英宗時阿台朶兒只伯數寇甘涼命王驥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明

日集眾轅門詢平日畏敵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狗一軍震懾 兵略纂聞曰嘉靖時倭奴入寇巡

撫李遂守秦州城名將士激以忠義曰能與我共死國者亟趨左不能者聽諸將士紛紛爭走左一人趨左復

還若有避者斬以狗移檄諸營誓必死

軍刑三

原正邪 討叛 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師其如何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軍刑 軍禁 周禮 非令 以法

起尉材士武議篇曰吳吾起與秦戰未合一後夫郭躬傳曰寶固獲雙擊句還騎都尉秦彭為副彭曰此材士也

丹道 殷渠 唐書韓弘傳曰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韓弘察軍中素恣橫者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流

廷披鄆為三鎮其明年充海軍亂殺觀蔡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宴言甲士于燕節度副使時朝

以鄆人參環而戌有轉徒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左既而州兵日合軍大宴言甲士于燕節度副使時朝

起于華環之凡斬海沂之人重足屏息私殺婦 斬甥 得權心點點傳兄未嘉取官未數石餉妹時以斬之

赤氛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私殺婦 斬甥 得權心點點傳兄未嘉取官未數石餉妹時以斬之

殺嘉嘉奔石勒奴取漿公厨既而悔焉私殺婦 斬甥 得權心點點傳兄未嘉取官未數石餉妹時以斬之

家奴母出外忽遺奴取漿公厨既而悔焉私殺婦 斬甥 得權心點點傳兄未嘉取官未數石餉妹時以斬之

按狀 誅情 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素用等皆與賊鬪聽吾之不齊廣西鈐轄陳耀乘青

堂上推起并名用等三十二人按以賊亡狀驅出軍門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

皆畏服 斬子 殺叔 校所執仁瞻命斬之左右莫敢救 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

求殺於夫人夫入曰安於崇諫非不愛然軍法不可私名焉不可歸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
目見將士乎趨命斬之後成敗歸諫士皆成服發喪其喪服曰

嗚呼斬叔者淫原統制祭叔者姪兒曲端尚享士莫不異服

毅 干旗鼓 傳殺敵為果效果為毅易之 順為武 仁而武 師眾以順為武 無能違也 增 斬軍候 史記趙奢傳曰趙

耶鄆三十里而令軍中言急救武安立斬之後破秦軍賜號馬服君 髮職吏 捷近侍 吳志陸遜傳曰射聲

瓦皆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立斬之後破秦軍賜號馬服君 鞭其背 捷之市 唐書周煒傳曰煒

最親樹下兵不整遜對之責其職近侍數人春守金華其部將有擾民者衢州總制王愷執而捷之市 遇春怒

使命鞭其背一軍大治 典故禮聞曰常遇春守金華其部將有擾民者衢州總制王愷執而捷之市 遇春怒

斬中丞 斬副使 衆主兵太原每侮御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太原前節度使王承業政弛遇春謝史崔

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

厚設伏擊走之副使楊茂言謂仁厚且取引兵走久乃 原師不救過 戮不用命 禮師執禁出兵捷亦斬中

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狗 明恥教戰 魏絳曰軍士有死無犯 猛以濟寬 威

師出以律 民服以罪 公用威克 屬在戎行 貞其師律 率職用威 齊民以法 有令必行 無瑕可

克厥愛 師以嚴終 功用威克 屬在戎行 貞其師律 率職用威 齊民以法 有令必行 無瑕可

戮 敗軍責帥 用法伏辜 立武知禁 守文經武 增 一人不戮 一軍皆震 擲枕稱善 給車歸葬 宋史張

睽終朝而單不戮一人 唐書路嗣恭傳曰嗣恭為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 擲枕稱善 給車歸葬 宋史張

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 一軍皆震 擲枕稱善 給車歸葬 宋史張

曰永德從周世宗親征劉崇愛能而高平下吾將案之何徵方戰退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感加

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狗 擲枕稱善 給車歸葬 宋史張

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故紀聞曰成祖北征間軍士有取民田穀飼馬者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

立斬 借釜立磔 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糧入居者殊 見者股栗 謁者膝進 唐書竇軌傳曰軌執王世家曰

李文忠入杭州營於麗譙下令曰中外皆安堵如故 見者股栗 謁者膝進 唐書竇軌傳曰軌執王世家曰

死一卒下借民釜立磔如狗自是中外皆安堵如故 見者股栗 謁者膝進 唐書竇軌傳曰軌執王世家曰

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栗由是蜀盜悉平 唐書竇軌傳曰軌執王世家曰

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

即斬以狗於是突厥善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 原聞將軍之令 撓孫吳之法 若施用刑之威

恐貽責帥之恥 大為防而猶踰 小不忍而恐亂 受祭既等於秦彭 用鉞何殊於魏絳 魏絳戮楊干

之僕 陸遜髡孫松之吏 訓鷹揚之師令宜先定 整烏合之眾刑在必行 訓必勝之師罪非無赦 勵

武功部 軍刑 致師

陷堅之卒令在惟行 鞭七貫三維爽理兵之體 罰一勸百宜宣用鉞之威

軍刑四

增不以鄉里故廢法 吳志呂蒙入南郡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 臨賊境而害主將帖

曰李國貞死以郭子儀代之及子儀至王元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 親故無脫 唐書關稜傳曰部兵皆羣盜

故無臨賊境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裨矣又欲為功乎即斬以狗 親故無脫 橫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

脫者 具聞請釋 破之公賞其功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

得將將 致師一 **增**吳起論將篇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 六帖引贊皇一品集

牛僧孺等兵法云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人者且令其自來

致師二

增唐書尉遲敬德傳曰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為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

稍引却殺數十人眾益進伏發大破之 通鑑宋紀曰元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元兵薄

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

致師三

原訟敵 嘗寇 周禮訟敵國注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曲直 蹈師 挑戰 環人掌 晉軍挑 周禮環人掌

者致其必死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 晉趙 踞轉鼓琴 遣書遺幘 張韶輔躡致楚師魏氏春

秋曰諸葛亮屯渭南擢少欲速戰魏勅司馬宣王堅壁挫其鋒亮屢遣書又致巾幘以歛 摩旌摩壘 折

王宣王將戰辛毗杖節奉詔勸乃止巾幘婦人喪巾遺之巾幘言其無勇以掉之幘音誠 摩旌摩壘 折

敵執俘者 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 **增**輕騎致賊 輕甲挑師 唐書王道元

屯虎牢秦王輕騎致賊遣道元伏以待賊至右入壘折敵執俘而還 輕騎致賊 輕甲挑師 唐書王道元

數盜雀鼠谷帝遣寶誼謀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三遁遂之伏發寶誼為賊執 **原**環四方之故 席軍門

致師四

增遺婦人服書稱陳姪 唐書杜伏威傳曰場帝遣陳後以精兵討伏威後不敵
元末與劉觀同引兵來救世忠勳以婦人服書稱陳姪怒其軍稜果悉兵至
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馬立陣前者韓
錦衣驄馬立陣前 宋韓世忠圍淮陽城

稿師一

增周禮曰地官牛人軍事共其犒牛 海錄碎事曰應劭言多其牢實注牢廩食也
五代史李守貞傳曰守貞為將無節制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

公私重困

稿師二

增後漢書岑彭傳曰彭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 晉書桓溫傳曰溫北征進兵至霸上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通鑑唐紀曰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餽食菜餞眾怒蹴而覆之 通鑑宋紀曰南唐主李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七年賜吳玠犒軍錢百五十萬緡

稿師三

原弦高 左傳秦人襲鄭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不腆敝邑敢犒從者居則具
增使

弟 遣叔 張文表處耘至襄陽遣丁德裕論繼冲以假道之意繼冲遣其叔父保實奉牛酒犒師於荆門且

待 之有 加 驅鹿 共牛 百餘萬詣行在所詔類為文銘于漢南以紀功德 共牛註見第一
作糜粥

設 糲飯 五代史王敬堯傳曰梁兵攻吳屬師古死清迪簡以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承張茂昭奢縱後公私

屈 之欲 享士無所給至與 原 簞食壺漿 具積備衛 孟于武王伐商其小人輩
增 殺妾以饗 賣女為費

唐 書張巡傳曰巡守睢陽士多餓死存者皆瘡傷氣乏巡出受妾以迎之 詳上
增 殺妾以饗 賣女為費

立 軍門 命女出徧拜因曰伍為澤路將守臨洛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來伍請死戰
以錢

武 功部 犒師 弭兵

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發家錢頌士 斥禁錢賜軍 唐書田布傳曰布拜魏博節度使發家錢十萬緡頌士質以文贈二十萬緡軍 久矣一日擊六州來歸不大搗賞人心 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

弭兵一

增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曰二三子各言其志于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攘地千里塞旗折馘子貢進曰賜願旗鼓相望縞衣白冠陳說其間二國釋怨願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治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施其辨矣 莊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曰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親民之勞也上下相報和之至也得意則凱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弭兵二

增史記始皇帝本紀曰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 南唐書元宗紀曰帝自以唐室苗裔誅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

弭兵三

原忘戰 戰兵 主父偃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武有七德一曰禁暴二曰戰兵 不教 不戰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宋為名

晉議去 宋向戌欲戰諸侯之兵以為名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也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德聖人可與亂人以廢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晉書吳平議悉 脫兜整 蒞漆弓 韓愈詩曰竹嶺貞觀文 去兵大都置武吏百人小部五十人山濤書欽云不宜去武備

忠嗣傳曰忠嗣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所欲中 原戰戈 秦矢 歸馬放牛 詩載戰于戈載秦弓矢 於桃林之野示 干戈倒載 兵革不試 禮曰武王克殷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 弛而不張 聞而

不用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救危殆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顛項 不可 偃於天下但用之 增 偃革尚文 息兵修德 唐書蕭悅傳曰穆宗初小至弱故刑法不可捐于國 張文瓘傳曰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臥家自請見曰吐蕃盜邊兵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

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諒可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

張文瓘傳曰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臥家自請見曰吐蕃盜邊兵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

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諒可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

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諒可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

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諒可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

庭傳曰明皇有事岱宗張說以京師空虛議欲加兵守邊名光庭與謀對曰諸善突厥為大難嚮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使台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疆無波兵器不壞事矣虎皮矢箭海引三昧詩序曰襄 溟澗無波 邊陲罷警 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 贊皇一品集與回紇可汗書邊疆罷警 車甲永藏 烽燧不驚 孔帖用梓元表曰車甲永藏馬 韜刃卷鎗 罷柝銷鋒 唐書叛臣傳引矢載囊 江淮陳少游懼遣參謀送款曰豪壽 原去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左師之欲去兵是謂誣道 舒盧既韜刃卷鎗惟君命 孔帖劉禹錫表

主父之謂忘戰實曰危機

弭兵四

原一拒越師 江南野史李昇曰民各生父毋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于野 願以兵為戒 唐書李德裕傳有功德裕慮於武不可戰即奏言陛下征 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大功

弭兵五

增賦晉左太冲魏都賦曰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歌以去戰蕭斧戢柯以押刃虹旗攝麾以就卷

增詩唐杜子美詩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又曰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 李白發白馬詩

曰一掃清大漠包虎戡金戈 宋王介甫詩曰羗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纍

增雅唐柳宗元平淮雅曰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唯皇永保無疆

武右皇 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云云既清而瀟蔡人行歌我步遠遲 右方

增序三傑詩序曰偃甲辭軒銷金罷刃

增狀唐柳宗元狀曰和氣遠同罷七旬之于羽仁風溥暢牧六月之車徒

增策唐元稹策曰古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鏖鍊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于上則忠孝行于下

富壽立于內則夷狄和于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富壽立則爭奪之患銷

增疏唐獨孤及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夫瘡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

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耶

伏兵一

增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 孫子行軍篇曰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蒺藜翳翳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

伏兵二

晉魏志李典傳曰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廩丘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奔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 隋書張定和傳曰煬帝征吐谷渾吐谷渾主伏允以數十騎遁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帝令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遇輕其眾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巖谷下發矢中之而斃 唐書羅士信傳曰士信率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啼噪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 又王君廓傳曰君廓亡命聚徒數千人轉掠長平河東郡丞丁榮以兵拒之又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謬為恭敬稱欲歸首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 又哥舒翰傳曰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設伏東南谷吐蕃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翰馳至虜鬪吐蕃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返者 又曰崔乾祐為陣十五五或進或却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遜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鬪翰軍奔潰略盡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 又李晟傳曰晟悉家貲懷輯降附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名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 又哥舒曜傳曰曜討李希烈以希烈在外欲乘虛襲許乃遣部將與劉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

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為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 又高霞寓傳曰元和中討吳元濟折山南東道為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隨節度使過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偽北逐之為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 又諸葛爽傳曰朱溫為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 通鑑唐紀曰吳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敕陝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過勿令濟河泌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岍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於澗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眾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岍邀而擊之賊眾大敗擒其驛軍兵馬使張崇獻 又曰李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召相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往生擒祐以歸 又曰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眾五萬寇鳳翔鄭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踈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 又曰均州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州城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為前導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為然從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 又曰楊行密攻秦彥彥悉出城中兵陣於城西軍勢甚盛行密乃積金帛粳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粳米伏兵四起廣陵眾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 又曰鄭祗德遣子將沈君縱等三將將新卒五百擊裘甫戰於剡西賊設伏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即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 又曰王式討裘甫三日凡八十三戰裘甫佯言乞降公曰賊憊斃休耳謹備之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與劉睢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遙與諸將語伺我軍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誠夜皆設伏於營前甫輩離

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師數百復繼之城中賊不出甫遽甚不知所爲遂擒焉 五代史曰梁攻鄆州朱
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兵邀之
霍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霍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 通鑑宋紀曰淮南盜宋江以
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淮南京東諸郡官軍不敢嬰其鋒帝命張叔夜知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運趨
海濱劫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
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擒其副賊江乃降 說選遼志曰阿保機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
我有鹽鐵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其鹽有主人可乎當來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
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遼史太祖本紀
曰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謀知之伏勁兵
桃山下遣室韋人半里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至兵會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殲其衆乘勝大破室韋 龔
州史料親征考曰庚子六月陳友諒大舉入寇至建康太祖遣馮國勝常遇春率虎翼軍三萬伏石灰山側徐
達軍南門外楊璟住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兵盧龍山友諒與其弟五王率千艘
犯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時暑熱甚忽大雨上督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國勝遇春伏兵
起達兵德勝兵亦至内外合擊遂大破之俘其卒二萬人殺溺死者無算獲巨艦百餘戰舸數百 又徐中山
世家曰徐達攻常州張士德以卒數萬來接達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
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徵士德兵旣交均用鐵騎橫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
遂大破其軍 兵略纂聞曰常遇春拔安慶趙普勝水寨友諒聲言且援安慶遇春策曰必攻池州賊悞我選
卒萬人伏九華山友諒兵果攻池州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俘斬萬人 又曰宣德間
御史盛景以直諫謫令羅江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羅江故無城公盡開四門市中各閉戶
藏兵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賊入未半公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出各橫截殺
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鬪賊大北斬獲無算 又曰正統時陶副使成被命整飭邊務至則量

海寇來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於沿海泥淖中賊艤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眾踣伏兵四合賊殲舟皆焚自是倭寇不復擾海東 又曰沙縣賊鄧茂七反都督劉聚討之用其降將羅汝先誘之出攻延平令浙兵伏後坪江西兵伏後洋南京兵伏沙溪南而以福建兵素為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頃伏起合擊大破之 又曰許忠節公遠令樂陵時劇賊劉七齊彥名颺起畿甸焚屠城邑公令民家各治土垣度高于簷宇垣闢一竇如圭僅容一人家令二壯者執刃伏竇內餘編隊伍匿曲巷中乃洞城門如虛邑寇入兵焚一無所逞旗舉伏發斬獲殆盡 又曰嘉靖間倭寇淮揚都督劉顯與其家甲驅至安東伏甲岡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詬之賊出公叱三騎使前以身殿斬一人以狗且戰且却射馬中矢馬駭公下馬扶鏃賊卒馳公前公躍馬斬賊者賊至岡下弩發賊多中弩者乃引去 又曰莫讚知鎮寧州時土獠于駐殺其長累捕不獲偵者言駐且以兵狗取紹恩故地未服者道當繇安莊明日公馳蹀候之中途因要其入見既遣胡生關說令母懸結帶刀劍令我得善為禮駐報如命公乃集隸卒得強力者十人各授兵伏兩廂以四吏侍皆巨石銜袖密遣人趣要守禦者令以兵須駐入斷後繼頃之駐來立庭中與語稍及紹恩事駐方抗辭虛喝公遽叱左右下擒語未畢四吏齊撲駐兩廂伏發碎其首就縛盡捕從者送衛獄

伏兵三

思險

慮無軍旅思險注險阻出奇伏之處當思念之

解鞍

街枚李廣望匈奴千騎乃下馬解鞍示不懼匈奴必以孫臏

令無聲也

設伏

潛師

為三覆

伏萬弩

左傳公子突曰君為三覆以待之注覆伏兵也

街枚

李廣望匈奴千騎乃下馬解鞍示不懼匈奴必以孫臏

潤口

伏豕間北香書段韶傳曰詔從圍城隲其城主楊範圍守若不固必從此出長恭乃秦宗權至蔡復遣張睦攻汴梁王令朱珍引兵蔽大林而自幸精騎出其東伏大家間旺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兵小却

三而擊之

王引伏兵

據洞口

奪望樓

唐書王維誕傳曰欽守江華據郡稱王且十年維調擊之華以

來攻壁中

書珠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連面縛降通鑑宋紀曰韓世忠自豫章移師

長沙劉忠

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柙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亦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

穿賊營候

者詞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捕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

披營而進

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

城左

伏湟中

唐書薛萬均傳曰實建德寇范陽羅藝迎拒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渡水遂半渡

蔽山伏 唐書王世充傳曰世充跨洛水為三橋以度兵李密軍假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壘壘世充夜遣二百騎蔽山伏因秣馬俟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火焚盡

得其度伏 又段秀實傳曰秀實曰賊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戰勝為狹營小舍唐書田頌

之行爲狹營小舍規者以爲才容二千入顯輕之不復伏萬人柳林中尚鑿唐紀曰吐蕃論恐焚屯大夏川

名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濠遁兵爭逐北遇伏大敗伏萬人柳林中尚鑿唐紀曰吐蕃論恐焚屯大夏川

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若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龐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擊書罵

之恐焚怒將兵數萬追之龐結心陽敗走時爲馬乏不進之狀恐焚追之益急不覺行賊十通寶竊發總督林

路夾擊之時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焚大敗伏衣白伏黃山廷選令梧州守曹瑁督軍與賊遇戰於新橋斬

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焚單車遁歸衣白伏黃山廷選令梧州守曹瑁督軍與賊遇戰於新橋斬

十餘級賊衣青即抽兵使衣白伏黃山廷選令梧州守曹瑁督軍與賊遇戰於新橋斬

又知賊皆衣青即抽兵使衣白伏黃山廷選令梧州守曹瑁督軍與賊遇戰於新橋斬

祭師一

增 潛確類書曰凡軍行拔社禱社也 大明集禮曰唐制親征以熊席設軒轅黃帝神座置甲冑弓矢於座側

建朔於座後皇帝服武弁行禮 遼史兵志曰凡舉兵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

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 大明集禮曰明制凡親征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禡祭旗纛所

過山川皆行祭告

祭師二

增 唐書王方翼傳曰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渡沈祭以禱師涉而濟 大明集禮曰宋太平興國五年太宗

親征河東就北郊用少牢祭蚩尤禡牙

祭師三

原 祠黃帝 祭蚩尤 漢高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擊鼓 宜乎社 造乎禰 周禮太師設軍社類乎上帝太

祠五兵 周禮春官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公羊師出 類乎上帝 禡於征地

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帝五德之帝類祭名受命於祖禡於受成於學 釋奠於學定兵謀也出征

所征之地告祖也按類禡皆師祭也詩曰桓桓講武是類是禡

增 禡蠡黃堂 唐書康承訓傳曰崔彥曾乃禡蠡黃堂前選兵

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臾勳至劫取之

祭師五

增詩唐韓愈晚秋郾城夜會聯句曰斬馬祭旄燾魚羔禮芒屨

發軍一

增唐書百官志兵部曰凡發兵降勅書於尚書尚書下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番直發一人以上必覆奏 遼志曰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遼史外紀曰西夏國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脾骨二擗算擗竹於地以求數若擗著然三咒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 金史章宗本紀曰承安元年二月初造虎符發兵

發軍二

增漢書嚴助傳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 通鑑唐紀曰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關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 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曆二年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屯涇原 兵略纂聞曰嘉靖間沈希儀為右江參將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買行問旗頭旗頭不知頃之劄營賊眾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而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公何自得之也

發軍三

原牙璋

羽檄 牙璋中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詳軍旅 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檄木長三尺用徵名急則以馬羽示急也

增銅魚

銀兔 通鑑注曰符實郎掌天子

符實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專則請之於內既銅虎符及唐初為銀兔符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銅魚符瑞為銅魚符以佩之至偽周武

銅虎

金魚

漢武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恐驚吾郡國迺遣嚴助以符發兵會稽守長朝野金載曰漢發兵符

原聽師田

出虎符 周禮八成

田以簡稽計合士卒簡閱兵器為要簿也 漢武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恐驚吾郡國迺遣嚴助以符發兵會稽守長朝野金載曰漢發兵符

金魚

銅虎

漢武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恐驚吾郡國迺遣嚴助以符發兵會稽守長朝野金載曰漢發兵符

原聽師田

出虎符 周禮八成

後漢馮異為鴻臚卿討武陵蠻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請中常侍一人監財費朱膠

金魚

銅虎

漢武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恐驚吾郡國迺遣嚴助以符發兵會稽守長朝野金載曰漢發兵符

原聽師田

出虎符 周禮八成

軍發針工

秦緹以財自嫌失大臣常有語勿劾 史尉代攻百越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為卒補衣秦

軍發針工

秦緹以財自嫌失大臣常有語勿劾 史尉代攻百越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為卒補衣秦